

梁陳魏

書書書



⑥

〔唐〕姚思廉 撰

梁書

中華書局

唐 姚思廉 撰

梁書

第一冊
卷一至卷一六（紀傳）

中華書局

《梁書》《陳書》出版說明

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分別記載了梁陳兩個封建割據政權的歷史，是六世紀五十年代到七世紀三十年代期間，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繼編撰的。

梁陳是繼東晉宋齊，先後在江南建立的兩個封建割據王朝。梁自蕭衍（梁武帝）建國到陳叔寶（陳後主）時被隋所滅，歷時三十三年（五五七到五八九）。陳自陳霸先（陳武帝）建國到陳叔寶（陳後主）時被隋所滅，歷時三十三年（五五七到五八九）。

梁代前期，是同割據北方的北魏對立的。北魏分裂成東魏、西魏後，梁和東、西魏成爲鼎足三分的形勢。陳建立後，北齊和北周已經代替了東、西魏，仍然是三分的局面。六世紀七、八十年代，北周和隋相繼統一了北方，六世紀末隋滅陳，結束了南北的分裂。

梁代的歷史，曾由沈約、周興嗣、裴子野和杜之偉、顧野王、許亨等在梁陳兩代先後受命編撰，許亨寫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謝吳又有梁書四十九卷，陳代何之元、隋代劉璠各成梁史三十卷。陳代的歷史，傅縡、顧野王都曾受命編撰，陳書顧野王傳說他有「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陸瓊遺著有陳書四十二卷。以上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

出版說明

出版說明

史時可能參考過，但都沒有流傳下來。

姚察在陳初曾參與梁史的編撰。入隋後，又在公元五八九年（隋開皇九年）受命編撰梁陳兩朝史，沒有成書就死了。姚思廉在隋唐兩次受命繼續完成這兩朝史，到六三六年（唐貞觀十年）才寫成了梁書和陳書。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在今浙江德清縣西）人。在陳代任秘書監、領大著作、吏部尚書，在隋代做秘書丞。死於公元六〇六年（隋大業二年）。姚思廉字簡之，在唐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後來做到散騎常侍。死於六三七年（唐貞觀十一年）。

姚思廉編撰梁陳史的時候，魏徵是梁陳齊周隋五史的監修官。所以梁書陳書本紀部分和陳書皇后傳後面都有魏徵的史論。他在一些具體論述上，看法有和姚氏父子相出入的地方。

梁陳兩代的早期歷史著作都已失傳，因此梁書和陳書就成爲現存的比較原始的記載。除政治和軍事問題以外，這兩部書在哲學史、文學史、宗教史、民族關係、對外關係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資料。梁書諸夷傳比較系統地敘述了海南一些國家的歷史，記載了它們的傳說、風俗、物產，以及我國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經濟文化交流的情況。一般說來，梁書的記載要比陳書豐富些，梁書的文筆也比陳書要好些。梁書記公元

卷十四 列傳第八

江淹.....二七

任昉.....二五

卷十五 列傳第九

謝朓.....二六

弟子覽.....二五

卷十六 列傳第十

王亮.....二七

張稷.....二七

王瑩.....二七

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二七

馬仙琕.....二九

張齊.....二六

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梁書目錄

王志.....三八

王峻.....三〇

王暕.....三一

子訓.....三一

王泰.....三三

王份.....三四

子琳.....三五

孫錫.....三六

僉.....三七

張充.....三七

柳惔.....三三

子偃.....三三

蔡撙.....三三

江蒨.....三三

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張惠紹.....二六

馮道根.....二六

康綯.....二六

昌義之.....二九

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宗夾.....二九

劉坦.....三〇

樂藹.....三〇

子法才.....三〇

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劉季連.....三〇

陳伯之.....三一

褚綽.....三一

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王瞻.....三七

三

四

太祖五王.....三九

臨川王宏.....三九

安成王秀.....三九

子機.....三九

推.....三九

南平王偉.....三九

子恭.....三九

恭子靜.....三九

鄱陽王恢.....三九

子範.....三九

範子嗣.....三九

始興王憺.....三九

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長沙嗣王業.....三九

子孝儼.....三一

業弟藻.....二六

永陽嗣王伯游.....二六

衡陽嗣王元簡.....二六

桂陽嗣王象.....二六

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蕭景.....二七

弟昌.....二七

昂.....二七

昱.....二七

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周捨.....二七

徐勉.....二七

子悱.....二八

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范岫.....二八

梁書目錄

之平.....二七

之橫.....二七

夏侯亶.....二八

弟夔.....二八

魚弘.....二八

韋放.....二八

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二八

南康王績.....二八

子會理.....二八

通理.....二八

父理.....二八

廬陵王續.....二八

邵陵王綸.....二八

子堅.....二八

傅昭.....二九

弟映.....二九

蕭琛.....二九

陸杲.....二九

弟煦.....二九

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三〇

到洽.....三〇

明山賓.....三〇

殷鈞.....三〇

陸襄.....三〇

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裴遜.....三〇

子之禮.....三〇

兄子之高.....三〇

五

六

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確.....三六

裴子野.....三一

顧協.....三一

徐摘.....三一

鮑泉.....三一

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三一

子君正.....三一

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三二

子昕.....三二

蘭欽.....三二

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三二

張率.....四四
劉孝綽.....四九

子諒.....四四
王筠.....四四

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四九
弟續.....四九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五七
子恪弟子範.....五〇

子範弟子滂.....五二
確.....五二

子範弟子顯.....五二
子顯子愷.....五三

梁書目錄
子景隆.....五四
景仲.....五四

元樹.....五五
子貞.....五五

元顯達.....五五
王神念.....五五

楊華.....五五
羊侃.....五五

子鵬.....五五
羊鴉仁.....五五

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鑒.....五七
到溉.....五八

孫蓋.....五九
劉顯.....五七

子顯弟子雲.....五三
子雲子特.....五五

子雲弟子暉.....五五
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五九
江革.....五三

子從簡.....五三
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五九
何敬容.....五三

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五七
賀琛.....五〇

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五三

劉之遴.....五三
弟之亨.....五四

許懋.....五五
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五一
子褒.....五三

劉穀.....五四
宗懷.....五四

王承.....五四
褚翔.....五五

蕭介.....五七
從父兄洽.....五九

褚球.....五九
劉儒.....五九

弟覽.....五三

劉潛.....五四
弟孝勝.....五四

孝威.....五四
孝先.....五四

殷芸.....五六
蕭幾.....五六

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五九

弟厥.....五九
傅岐.....五九

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六五

江子一.....六八
弟子四.....六八

梁書目錄
建平王大球.....六七

義安王大昕.....六八
綏建王大舉.....六八

世祖二子
忠壯世子方等.....六九

貞惠世子方諸.....六九
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六三
子顯.....六三

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六九

徐文盛.....六九
杜昫.....六九

兄岸.....六三
弟幼安.....六三

子五.....六九
張暉.....六九

沈浚.....六九
柳敬禮.....六一

兄仲禮.....六一
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尋陽王太心.....六三

南海王大臨.....六五
南郡王大連.....六五

安陸王大春.....六六
劉陽公大雅.....六六

新興王大莊.....六七
西陽王大鈞.....六七

武寧王大威.....六七

梁書目錄
兄子龜.....六四

陰子春.....六四
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六八

徐普濟.....六八
宛陵女子.....六八

沈崇傑.....六八
荀匠.....六九

庾黔婁.....六九
吉盼.....六一

甄恬.....六一
韓懷明.....六一

劉曇靜.....六一
何炯.....六一

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庾沙彌	六五
江杯	六五
劉霽	六五
褚脩	六五
謝蘭	六五
伏曼容	六三
何修之	六三
范縝	六四
嚴植之	六一
賀瑒	六三
子革	六三
司馬筠	六三
卞華	六六

梁書目錄

弟肩吾

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昭	六三
何遜	六三
鍾嶸	六四
周興嗣	六七
吳均	六八
劉峻	七一
劉沼	七一
謝幾卿	七〇
劉勰	七〇
王籍	七三
何思澄	七三
宗人子朗	七四

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崔靈恩	六六
孔僉	六七
盧廣	六八
沈峻	六八
子文阿	六九
太史叔明	六九
孔子祛	六〇
皇侃	六〇
到沆	六六
丘遲	六七
劉苞	六七
袁峻	六八
庾於陵	六九

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梁書目錄

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劉杳	七四
謝微	七七
臧嚴	七八
伏挺	七九
庾仲容	七三
陸雲公	七四
任孝恭	七六
顏協	七七
何點	七三
弟胤	七五
阮孝緒	七九
陶弘景	七九
諸葛璩	七四

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沈顗	七五
劉慧斐	七五
范元琰	七六
劉訐	七七
劉歊	七七
庾詵	七五
子曼倩	七五
張孝秀	七五
庾承先	七五

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諸夷

良吏	七六
庾華	七六
沈瑀	七七
范述曾	七九
丘仲孚	七〇
孫謙	七三
從子廉	七四
伏暉	七四
何遠	七七

梁書目錄

河南

河南	八〇
高昌	八一
滑	八三
周古柯	八三
呵跋檀	八三
胡蜜丹	八三
白題	八三
龜茲	八三
于闐	八三
渴盤陀	八四
末	八四
波斯	八五
宕昌	八五
鄯至	八五
武興	八六

丙芮……………八七

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八三

武陵王紀……………八三

臨賀王正德……………八六

河東王譽……………八元

卷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

侯景……………八三

王偉……………八四

曾鞏梁書目錄序……………八六

梁書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何生鄧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子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閔，閔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冰，冰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達，達生孝廉休，休生廣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緒，緒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道賜。道賜生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歷官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

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髀駢骨，頂

本紀第一 武帝上

梁書卷一

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

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將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尋以皇考娘去職。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爲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蕭詠等定策勳，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戶。

建武二年，魏遣將劉昶、王肅帥衆寇司州，以高祖爲冠軍將軍、軍主，隸江州刺史王廣爲援。〔已〕距義陽百餘里，衆以魏軍盛，越起莫敢前。高祖請爲先啓，廣卽分麾下精兵配高祖。兩夜便進，去魏軍數里，逕上賢首山。魏軍不測多少，未敢逼。黎明，城內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高祖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表裏受敵，乃棄重圍退走。軍罷，以高祖爲右軍晉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鎮石頭。

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十月，至襄陽，詔又遣左民尚書崔慧景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並受節度。〔已〕明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主帥

梁書目錄

一五

十萬餘騎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高祖固止之，不從，乃狼狽自拔。魏騎乘之，於是大敗。高祖獨帥衆距戰，殺數十百人，魏騎稍却，因得結陣斷後，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略盡，惟高祖全師而歸。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

七月，仍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其月，明帝崩，東昏即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勸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須與益州圖之耳。」

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教，各欲專威，睚眦成讎，理相屠滅。且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蝶近左右，蜂目忍人，一總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見，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亂機。所可當軸，惟有江、劉而已。而怯而無斷，喧弱而不才，折鼎覆餗，翹足可待。蕭坦之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間蠶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智者見機，不俟終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後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三

梁書卷一

四

相防疑，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土馬，呼吸數萬，虎眈其間，以觀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可得與時進退，此蓋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弗之許。弘策還，高祖乃啓迎弟偉及憺，是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時所住齋常有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其上紫氣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

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謂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罕有遺育，生民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良在茲日，各盡勳効，我不食言。」是日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

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逼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加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邪？我若總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弘策

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營，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忌，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陽，待正尊號，然後進軍，高祖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我奉事節下，義無進退，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高祖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威響四海，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待至石城，當面曉王茂、曹景宗也。」於河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高祖爲征東將軍，給鼓吹一部。戊申，高祖發襄陽。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五

梁書卷一

六

留弟偉守襄陽城，總州府事，弟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詢兼長史，白馬戍主黃嗣祖兼司馬，郡令杜永兼別駕，小府錄事郭儼知轉漕。移檄京邑曰：

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悖德，孝宣事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

獨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鬻剪之年，植險於鬻鼎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視無哀色，歡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待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種販之名，姬妾被干戈之服。至乃形體宜露，褻衣顛倒，斬新其間，以爲歡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產盈路，與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虜，以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營肆，酣歌墮邱。寵恣愚豎，亂惑妖嬖。梅蟲兒、茹法珍、臧獲斯小，專制威柄，誅翦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莖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捐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戚，或勳庸允穆，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齋粉，孩稚

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鄙危逼，拔刀飛泉，孤城獨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剋剪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影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奮不顧身，獎厲義徒，電掩強敵，剋殲大寇，以固皇基。功出恒文，勳超伊呂，而勞謙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遽及，預稟精靈，孰不冤痛！而羣孽放命，蜂蟻懷毒，乃劉山陽驅屬遁逃，招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剗胎斫脛，方之非酷，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書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

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內沸騰，氓庶板蕩，百姓懷懷，如崩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臥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啓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陝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推。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即宮舊楚，三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盛，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七

梁書卷一

八

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稟宸規，率前啓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梁五萬，驍駭爲羣，鸞視爭先，龍驤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等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儋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機，衝波噴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儋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驟，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懷、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章叔、新城太守崔僧季，並肅奉明詔，襲行天罰。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遙驚。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縱金沸地，鳴鞭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寓，方舟千里，駱驛保進。蕭右軍奇謀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匡世。擁荆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讀中樞，奉衛輿輦。旂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河而注標燼，豈有不殄滅者哉！

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珍而已。諸君咸世胄羽儀，書勳王府，皆俛眉茲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爲福，並誓河岳，永紆青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

如白水。

高祖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沖置陣據石橋浦，義師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議欲併軍圍郢，分兵以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爲郢城人掎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一朝爲阻，則悔無所及。今欲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相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郢城、竟陵間衆，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連旗繼至。糧食既足，士衆稍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臥取之耳。」諸將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帥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張沖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皆棄甲奔走。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會大軍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

三月，乃命元起進據南堂西階，「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是時張沖死，其衆復推軍主薛元嗣及沖長史程茂爲主。

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爲中興元年，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尙書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會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九

梁書卷一

一〇

千軍。是日，元嗣軍主沈難當率輕騎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破，盡擒之。四月，高祖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元嗣戰頗疲，因不敢出。諸將欲攻之，高祖不許。

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軍主光子矜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

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軍，蕭穎胄等議，謂高祖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高祖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絡數州。今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掎角。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歡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滅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遑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特鎮軍靖鎮之耳。」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高祖乃命軍主梁天惠、蔡道祐據漁湖城，唐脩期、劉道曼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又進據加湖，去鄧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魯山城主房僧寄死，衆復推助防孫樂祖代之。〔二〕七月，高祖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噪攻之，賊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於是鄧、魯二城相視奪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高祖乃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虎牙即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懷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城主孫樂祖、鄧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繼請降。初，鄧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高祖並加慰卹，其死者命給棺槨。

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義於潯陽，求討義陽、安陸等郡以自効，高祖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並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入質。司部悉平。

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暴。」乃命鄧元起率衆，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黃門郎蘇回勞軍。高祖登舟，命諸將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叔守鄧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

本紀第一 武帝上

梁書卷一

二

猜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及高祖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高祖平定東夏，並以便宜從事。是月，留少府、長史鄭紹叔守江州城。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姑孰走，至是時大軍進據之，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率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遊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陣。大軍次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皂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義軍迫之，因復散走，退保朱爵，〔三〕憑淮以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

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率軍主胡虎牙等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閩人王偃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又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鼓噪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朱爵諸軍望之皆潰。義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內，驅逼營署、官府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以其衆來降。高祖命諸軍築長圍。

初，義師之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高祖遣使曉喻，並率衆降。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四〕吳郡太守蔡資棄郡赴義師。

十二月丙寅旦，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義師。高祖命呂僧珍勸兵封府庫及圖籍，收襲妻潘妃及凶黨王暄之以下四十一人屬吏，誅之。宣德皇后令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

己卯，高祖入屯閱武堂。下令曰：「皇家不造，遭此昏凶，禍擬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焉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爲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稟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暄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又令曰：「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民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

本紀第一 武帝上

梁書卷一

一四

築。流離寒暑，繼以疫癘，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聞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又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閭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又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疾病死亡者，並加葬斂，收恤遺孤。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卽爲埋掩。健康城內，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

二年正月，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黃門侍郎樂法才慰勞京邑。追贈高祖祖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考侍中丞相。

高祖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盡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驕黠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味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續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斷難爲模。自非可以奉案盛，脩絃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予絕鄺衛之音。」^(一)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厖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春月有成。昔毛珣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珣。」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詔進高祖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並依舊辟士，餘並如故。詔曰：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一五

梁書卷一

一六

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著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韋、彭、濟、晉，靖衰亂於殷、周。

大司馬攸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洽九功，武苞七德。欽惟厥始，徵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帳，錫賦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歷，邊隙屢啓。公釋書輟講，經營四方。同、豫懸切，樊、漢危殆，覆強寇於河濱，僵胡馬於鄧涇。永元肇號，難結羣醜，專威擅虐，毒被含靈，溥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期，神謀載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沿流電舉，魯城雲撤，夏涇霧披，^(二)加湖羣盜，一鼓殄拔，姑孰連旆，倏焉冰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朱爵其猶掃塵。震電外駭，省闔內傾，餘醜纖盡，蜺蜺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牽歡里抃，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外肅寧，解茲虐網，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廢，聲教遐漸，無思不被。雖伊尹之執茲壹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

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尙荷二弓之錫，況於盛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懷德，待以爲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斲，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略渠門，輟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羣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

揚州刺史，^(三)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綬。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

策曰：

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爲寶，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茲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世寧民，^(四)盛烈光於有道，大勳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訓，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上天不造，難鍾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五)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治。嗣君昏暴，書契弗親。朝權國柄，委之羣孽。勦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嘔類靡餘。寔繁非一，並專國命。嘖笑致災，睚眦及禍。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熬熬，置身無所。冤頸引決，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民之願，援帥羣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造皇家者也。

永明季年，邊隙大啓，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縻以長算，制之環中。排危冒險，強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一七

梁書卷一

一八

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開業，厥猷雖遠，戎狄內侵，憑陵關塞，同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甲長驚，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執俘象魏，獻誠海渚，焚廬毀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沔、沔，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己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潛及，^(六)不相告報，棄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雕騎，全衆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迴弱，咫尺勦寇，兵糧盡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始，因資靡託，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爲強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動高代入，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動，溷爲洪流，句吳、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赴。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涇，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紫川自固。公御此鳥集，陵茲地險，頓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志歸順，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羣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陸盤據，規援夏首，桴楫一臨，應時灑潰。此又公之功也。姦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

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踰風電，旌旆小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衆，斷塞津路。公偏師啓塗，排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羣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淝，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騰銳，氣冠版泉，勢踰涇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雖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帶阻固，新壘、東塘，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鐘輦輅，傲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卒戮。公奇謀密運，盛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厥効，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拯億兆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岷崗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茲亂網，理此芬絲，復禮枉席，反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憫憫搢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嵩、岱，功隣造物，超哉邁矣，越無得而言焉。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一九

梁書卷一

二〇

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剋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覆政弗興，歷茲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轡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綬，使持節兼司空王亮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軍后，任總百司，恒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驍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驄。公勞心稼穡，念在民天，丕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銘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惟髻鬢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械櫜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

三百人。公咸同夏日，志清姦宄，放命圮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踰蹕嵩溪，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鉅鬯一卣，圭璽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祇服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高祖固辭。府僚勸進曰：「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遠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主，翦爲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斯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躋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阨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尙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祇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子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人，翻爲獨善。」公不許。

二月辛酉，府僚重請曰：「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顙顙，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弘致，高蹈海隅，匹夫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勩救宋，重貶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二一

梁書卷一

三三

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龍逢之寃。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影從，伐罪弔民，一匡靜亂，匪叨天功，實動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遑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與？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於是始受相國梁公之命。

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湘東王寶暉謀反，賜死。詔追贈梁公故夫人爲梁妃。

乙丑，南兖州隊主陳文興於垣城內鑿井，得玉鑲麒麟、金鑲玉璧、水精環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稱鳳皇見縣之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

丙寅，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世，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騁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戰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典微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譴牒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卽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爲雅士；負俗

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徵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曹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潔，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濬，造請自息。

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阜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間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與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

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

詔依高祖表施行。

丙戌，詔曰：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二二

樂書卷一

二四

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稱，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闡。忠誠簡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諸方策，長祚字庇，罔不由此。

相國梁公，體茲上哲，齊聖廣淵。文教內洽，武功外暢。推轂作藩，則威懷被於殊俗，治兵教戰，則霆雷赫於萬里。道喪時昏，讒邪孔熾。豈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殲亡，衣冠殄滅，餘類殘喘，指命崇朝，含生業業，投足無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塗地。與夫仁被行華之時，信及豚魚之日，何其遼復相去之遠歟！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驚。而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盤據，水陸相望，爰自姑孰，屈于夏首，嚴城勁卒，憑川爲固。公沿漢浮江，電激風掃，舟徒水覆，地險雲傾，藉茲義勇，前無強陣，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撲既燎於原火，免將誅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賜。匡俗正本，民不失職。仁信並行，禮樂同暢。伊、周未足方軌，桓、文遠有慚德。而爵後藩牧，地終秦、楚，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勳。寔由公履謙爲本，形於造次，嘉數未申，晦朔增忭。便宜崇斯禮秩，允副遐邇之望。可進梁公爵爲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鄆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並前爲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公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僚敦請。

三月辛卯，延陵縣華陽遷主載車牒稱云：「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正月己酉，遷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得毛龜一。二月辛酉，遷將徐靈符又於山東見白驪一。丙寅平旦，山上雲霧四合，須臾有玄黃之色，狀如龍形，長十餘丈，乍隱乍顯，久乃從西北升天。」丁卯，兖州刺史馬元和他籤：「所領東平郡壽張縣見騶虞一。」

癸巳，受梁王之命。今日：「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恩節，終隔體諒。羣后百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句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儀。

丙辰，齊帝禪位于梁王。詔曰：

夫五德更始，三正迭興，馭物資實，登庸啓聖，故帝跡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來尚矣。齊德淪微，危亡荐襲。隆昌凶虐，寔違天地，永元昏暴，取索人神。三光再沉，七廟如綴。鼎業幾移，含識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將墜。永惟屯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二五

樂書卷一

二六

難，冰谷載懷。

相國梁王，天誕睿哲，神縱靈武，德格玄祇，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橫流，反生民之塗炭。扶傾頹構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區重緝，四維更紐。絕禮還紀，崩樂復張。文館盈紳，戎亭息警。泱海宇以馳風，罄輪裳而稟朔。八表呈祥，五靈効祉。豈止麟羽神奇，雲星瑞色而已哉！勳茂於百王，道昭乎萬代，固以明配上天，光華日月者也。河嶽表革命之符，圖讖紀代終之運。樂推之心，幽顯共積；歌頌之誠，華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緒，天之曆數，寔有所歸，握鏡璇樞，允集明哲。

朕雖庸蔽，聞于大道，永鑒崇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高義，人祇之至願乎！今便敬禪于梁，即安姑孰，依唐虞、晉宋故事。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綬，未亡人便歸于別宮。」壬戌，策曰：

咨爾梁王：惟昔遼古之載，肇有生民，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恍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勳、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宵然之志；暫適箕嶺，即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貴稱尊，乘大輅，建旂

旌，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民，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春機外勞，則撫茲歸運，惟能是與。況兼乎筆管草文，威圖啓瑞，攝提夜朗，榮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毀棄天綱，凋絕地紐，茫茫九域，翦爲仇讎，溥天相顧，命縣晷刻。斯涉列孕，於事已輕，求雞微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

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並日月。彝倫攸序，則端冕而協昌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隨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已哉！至如晝觀爭明，夜飛枉矢，土論慧刺，日既星亡，除舊之微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風既被，素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微之民，膜拜稽首，願爲臣妾。鍾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並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民御衆，爲之司牧，本同已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祇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二七

不盛歟！

又重書曰：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稱，並首同本，未知所以異也。而稟靈造化，賢愚之情不一，託性五常，強柔之分或舛。羣后靡一，爭犯交興，是故建君立長，用相司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爲私者也。兼以三正迭改，五運相遷，綠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勛、華，深達茲義，睿求明哲，授以蒸民。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化殷爲周，實受命於蒼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降及晉、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撫歸運，畏上天而恭寶曆者也。至于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糾，姦回熾積。億兆夷人，刀俎爲命，已然之逼，若綫之危，踰天躋地，逃形無所。羣凶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衣冠，次移龜鼎。衡、保、周、召，並列背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爲己任，則鷄鳴厲厲，窮焉已及。

惟王崇高則天，博厚儀地，銘鑄六合，陶甄萬有。鋒駟交馳，振靈武以遐略；雲雷方扇，鞠義旅以勤王。揚旂旆於遠路，戮姦宄於魏闕。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弘濟艱難，緝熙王道。懷柔萬姓，經營四方。舉直措枉，較如畫一。待旦同乎股后，日昃過於周文。風化肅穆，禮樂交暢。加以赦過宥罪，神武不殺，盛德昭於景緯，至義感於鬼神。

若夫納彼大麓，膺此歸運，烈風不迷，樂推攸在。治五隄於已亂，重九鼎於既輕。自聲教所及，車書所至，革面回首，謳吟德澤。九山滅禱，四瀆安流。祥風扇起，淫雨靜息。玄甲遊於芳苓，素文馴於郊苑。躍九川於清漢，鳴六象於高岡。靈瑞雜沓，玄符昭著。至於星宇紫宮，水効孟月，飛鴻滿野，長轡橫天，取新之應既昭，革故之微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姿，君臨之符，諒非一揆。書云：「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儀乃眷，幽明允叶，豈惟宅是萬邦，緝茲謳詠而已哉！

朕是用擁璇沉首，屬懷聖哲。昔水行告厭，我太祖既受命代終，在日天祿云謝，亦以木德而傳于梁。遠尋前典，降惟近代，百辟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亮，兼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新吳縣開國侯志，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茲元后，君臨萬方，式傳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

高祖抗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臣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羣臣重表固請，乃從之。

本紀第一 武帝上

二九

校勘記

- 〔一〕 仰生太子太傅望之「太子太傅」，各本作「太傅」，據冊府元龜一八二增補。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當云太子太傅，脫太子二字。」
- 〔二〕 關生吳郡太守冰「冰」，南齊書高帝紀作「永」。
- 〔三〕 隸江州刺史王廣爲援「王廣」即「王廣之」，南齊書有傳。本書王珍國傳云：「父廣之。」六朝人雙名後所帶「之」字，往往可省去。
- 〔四〕 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並受節度「曹虎」，各本作「曹武」，南齊書本傳作「曹虎」。按：姚思廉梁書凡「虎」字皆改爲「武」或「獸」。殷本依照北監本又皆改回，但此處漏改，今改正。
- 〔五〕 東晉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巴西」，各本作「巴陵」，據南史改。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蕭穎達、柳忱傳並作巴西。」按：《南齊書和帝紀及通鑑齊東昏侯永元二年紀並云「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巴西、梓潼同爲益州領郡，巴陵則爲荊州領郡，離梓潼甚遠，足證「巴陵」爲「巴西」之譌。
- 〔六〕 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聞」，通鑑作「問」。疑作「問」是。
- 〔七〕 必漏吾謀內 此句疑有脫誤。通典一六一、太平御覽二八七，「必」下有「恐」字。冊府元龜一八五引此句無「內」字。

〔八〕三年二月「二月」當作「正月」。下云「戊申，高祖發襄陽」。是年正月丙申朔，戊申爲正月十三日。

〔九〕武力喪魂。北史薛安都傳：「在南以武力見叙」，隋書高祖紀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武力」用法均與此異。〔冊府元龜〕一八五「武力」作「武士」。

〔一〇〕推鋒扼險。〔推〕殿本等作「摧」，今從百衲本、南監本。按：「推鋒」一詞，史籍中屢見，如「推鋒越河」，見晉書祖逖傳；「推鋒運進」，見北齊書高祖傳。時尚未交鋒，不得云「推鋒」。

〔一一〕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田安即田安之，下文有「田安之頓城北」。此省去「之」字。

〔一二〕乃命元起進據南堂西階。〔諸〕，冊府元龜一八五作「諸」。按：「諸」古通用。通鑑齊和帝中興元年紀作「諸」。胡注：「南堂在郢城南，西近江渚。」

〔一三〕衆復推助防孫樂祖代之「孫」，各本作「張」。洪頤煊諸史考異：「楊公則傳、南齊書和帝紀俱作魯山城主孫樂祖」。按：南齊書張冲傳、通鑑齊和帝中興元年紀並作「孫樂祖」。胡三省注云：「參考前後，張當作孫。」今改正。

〔一四〕退保朱爵。〔朱爵〕，上文作「朱雀」〔直指朱雀〕。按：爵、雀古今字，後不悉出。

〔一五〕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蕭景原名蕭炳，姚思廉避唐諱改。

〔一六〕大子絕鄭衡之音。〔大子〕各本作「大享」，惟百衲本作「大子」。張元濟梁書校勘記：「按大子即本紀第一校勘記」

太樂，見後漢書。今從之。

〔一七〕夏酒露披。〔露〕各本作「露」。按：冊府元龜一八五作「露」，是，今據改。

〔一八〕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按：揚州刺史。當依通鑑作「揚州牧」。蕭衍於上年十二月爲揚州刺史，今進位揚州牧，所以下策文中謂「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

〔一九〕濟世事民。〔世〕民各本作「俗」，人。係姚思廉避唐太宗「世民」諱改。據冊府元龜一八五改回。

〔二〇〕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世祖〕各本作「元帝」，〔世宗〕作「簡文」。此爲齊禪梁冊文，豈能提及蕭衍後裔諡號，顯然錯誤。據南史梁本紀改正。又〔德〕原作「弱」，據南史改。

〔二一〕元帥潘及。〔及〕疑爲「反」字之譌。

〔二二〕旌節小臨。〔小臨〕各本作「未臨」。據南史及冊府元龜一八五改。按此指陳伯之據江州拒蕭衍，及蕭衍臨江州，伯之東甲請降事。當云「小臨」，不得云「未臨」。

〔二三〕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吳興〕上，各本俱脫「吳」字，不足十郡之數。今據南史補。

梁書卷二

本紀第二

武帝中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類于天曰：「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齊氏以曆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羣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將墜于深壑。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臥薪待然，援天靡訴。衍投袂星言，推鋒萬里，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衡膽誓衆，覆銳屠堅，建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厥勞。而曷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

本紀第二 武帝中

梁書卷二

三四

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羣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眷，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願求鳳志，永言祇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禮畢，備法駕卽建康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聞，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因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歷數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膺景業。執禮崇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述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爲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

封齊帝爲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齊宣德皇后爲齊文帝妃，齊后王氏爲巴陵王妃。

詔曰：「興運升降，前代舊章。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劾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

又詔曰：「大運肇升，嘉慶惟始，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可蠲放。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

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曰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諡妃郗氏爲德皇后。追封兄太傅懿爲長沙郡王，諡曰宣武；齊後軍諮議數爲永陽郡王，諡曰昭；弟齊太常暢爲衡陽郡王，諡曰宣；齊給事黃門侍郎融爲桂陽郡王，諡曰簡。

是日，詔封文武功臣新除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食邑各有差。以弟中護軍宏爲揚州刺史，封爲臨川郡王；南徐州刺史秀安成郡王；雍州刺史偉建安郡王；左衛將軍恢鄴陽郡王；荊州刺史儋始興郡王。

丁卯，加領軍將軍王茂鎮軍將軍。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中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曰：「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窮四海，並嬰羅冤橫，拘逼不一。撫紘命管，良家不被錮，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斯爲甚。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廩食。」

本紀第二 武帝中

三五

梁書卷二

三六

戊辰，車騎將軍高句驪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大進號征東大將軍。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領進號鎮西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大將軍。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巴陵王薨于姑孰，追諡爲齊和帝，終禮一依故事。

己巳，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右光祿大夫。庚午，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進號征南將軍。

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脩；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懷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慚照遠，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興言夕惕，無忘鑒察。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殉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實迷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輜軒所屆，如朕親覽焉。」

又詔曰：「金作賸刑，有聞自昔，入縶以免，施於中世，民悅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魯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繼於聽覽，鉗鈇之刑，歲積於牢狴。死者不

可復生，刑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釋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僞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衡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

辛未，以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以新除謝沐縣公蕭寶義爲巴陵王，以奉齊祀。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徵謝朓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右光祿大夫。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

癸酉，詔曰：「商俗甫移，遺風尙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懷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損壓莫通，懷傳、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瞭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甲戌，詔斷遠近上慶禮。

又詔曰：「禮闈文閣，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瞻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青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伍，長揖卿相，趨步廣闊，並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甌莫辨。靜言疚懷，思返

本紀第二 武帝中

三七

梁書卷二

三八

流弊。且詭法情官，動成通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橫楚申威，蓋代斷趾，咎誅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其平議，務盡厥理。」

癸未，詔「相國府職吏，可依資勞度臺，若職限已盈，所度之餘，及驃騎府，並可賜滿。」

閏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以車騎將軍夏侯詳爲右光祿大夫。

詔曰：「成務弘風，肅厲內外，寔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情，莫肯執咎，憲網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

五月乙亥夜，盜入南、北掖，燒神虎門、總章觀，害衛尉卿張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衆討之。

六月庚戌，以行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是月，陳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

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乙巳，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將軍，封鄧至王。丁未，詔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是月，詔尚書曹郎依昔奏事。林邑、干陀利國各遣使獻方物。

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甲子，立皇子統爲皇太子。